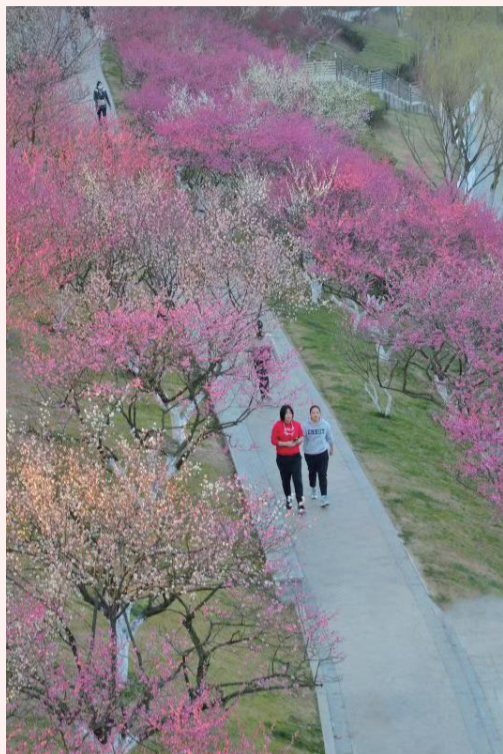




“梅”好时光

■ 安徽合肥 张时卫



三月大地回暖，万物复苏，合肥匡河的“梅”景如期而至，十里梅林，春光无限。当这最美三月与女神节相遇时，那更是繁花似锦了，让整座城市的春天变得更加美艳灵动起来，引来无数市民赏花、休闲、打卡。我和妹妹相约，一早赶到如今被热捧的网红打卡地——匡河梅林，感受“梅”好时光。

远处的列车向我们驰骋而来，与一朵朵春梅邂逅，透过梅枝在清晨的阳光里显得格外艳丽。阳光在匡河两岸缓缓升起，一道道金光打在梅梢，泛起五颜六色的梅影，游人们越聚越多，老人、孩子、情侣带着手机、相机漫步在梅林的林荫道上，满眼望去格外迷人。梅枝上一朵又一朵的花瓣相互簇拥，在春风中上下摇曳，让赏梅的游人们倍感春天万物生长的魅力，一张张笑脸如这盛开的花朵，芬芳四溢了整个梅林。来梅林赏花的游人们，大多是家人、朋友，每到赏花期路边的停车位完全不够用。可见如今匡河的梅林是多么受市民们喜爱，政府也为匡河梅林进行了改造升级，有了休闲区、观景区，这样可让人们赏尽花香满枝。我和妹妹迎着初春的和风，穿越在梅朵贯盈的十里梅林里。

一树春花，两处相思，那飘落的花瓣，在风中辗转，迷失了方向。挽着生机勃勃的春梅，牵着温婉的轻风，在这葱茏的季节与你相约。拾起一枚芳馨的花瓣，那份清香便住进了心底，似一缕花事绽放在背后，十里花香不如你，那散发的芬芳或浓或淡，让人迷醉在花荫下。在这明媚的春光里，开始轻叹流年，那些散落的记忆，一路看过的风景，一树繁华，寂而不语，在清风下，静待花开。有些人有些事总在心间默念，当岁月滑落，不由伤感。该用怎样的笔墨书写那些旧时光呐？年少不再，几许感叹，往事如烟……那些甜美的岁月镶嵌在红尘中，需要用心去对待，才能拥有。时光如流水般轻逝，静静地走在岁月的芳华里，任凭花开花落，云卷云舒。其实每个季节都有它的韵味。春天，温柔含蓄。夏天，热切奔放。秋天，沉稳内敛。冬天，凄寂寥。但是人们还是愿意生活在春天，因为它让人充满希望与期待。

走在这匡河的梅林花海里，温暖的三月，邂逅这一场风轻云淡的花开，亲密接触这一瞬间的芳华吐露，用镜头记录下季节里最为清新的绽放瞬间，让每一处风烟漫过的地方，都留下人生最美的足迹，只因在这和煦的春风里，遇见了一场春梅的花开。

山中奇葩七叶一枝花

■ 安徽合肥 程耀彬

我很早就知道七叶一枝花是山中奇葩，听到过龙门冲的父亲说过，在表叔家藏的医药书上见过，却未曾谋面。我自幼就对琪花瑶草情有独钟，一想到七叶一枝花那迷雾般身世、袅娜的身姿、奇妙的药效，自己却与之缘慳分浅，又怎能不对月伤怀、临风洒泪。

带着这份遗憾，辗转到了1983年，事情方有了转机。那一年的夏末，我参加大别山北坡自然资源及生态考察，是课题组一员，还有幸与安大生物系教师何家庆分到一个小组。那时的何家庆，虽说和我一样骥服盐车，但毕竟已是出类拔萃的植物分类俊才，我跟他朝夕相处，自然是受益良多。对草木，他似乎怀有独具只眼的异秉，时不时会在荒烟蔓草间，给我们带来惊喜。一天午后，我们野外作业时，被一群黄蜂追袭，只得奋力奔跑，边跑边挥动褂子，以驱蜂自卫，自是精疲力竭，正要稍喘一口气，何家庆突然大喊：停，停，七叶一枝花！

就是这样，我与七叶一枝花不期而遇。当时是9月下旬，早已过了花期，蒴果裂开后，艳红的种子，业已脱落殆尽，予人印象最深的是轮生的叶序，数一数，每轮恰好是七片，一共三层，一层叶片，宛若一层楼，看来古人叫她“重楼”，倒也恰如其分。我们那次野外考察作业，从舒城，经霍山，再往金寨，历时一整年，说来也怪，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与七叶一枝花碰到过。岁月倏尔远逝，那个项目的参加者，退休的退休，谢世的谢世，何家庆已成为万人景仰的教授，而他的生命，竟也接近终点了。我退休后，居然成了不可救药图书阅读者、散文写作者、草木爱好者。

霍山东西溪乡利用旧三线厂厂房，搞了个作家村，我作为写作这一行当的票友，三不知也跟着作家们进山。乡里有位叫巧玲的公务员，家住本乡九里沟的大山深处，引我们去她家的老屋，看溪谷、看茶园、看古树。巧玲家地处万山丛中，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，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，树木琳琅，百草丰茂，不是仙境，胜似仙境；不是世外，宛然世外。在巧玲家，我自然不放过好山好水，但我更在意的是草木。我的目光四处搜索，恰在巧玲家的屋后山坡上，再次与七叶一枝花邂逅，而且正赶上花期，不由得喜出望外。

我有一个习惯，对于草木，最好是先地上看，然后书上看，不得已，也可以颠倒过来，总之是看实物与看书，

相辅相成。我的书房里，有《本草纲目》有《植物名实图考》，还有一大批描绘草木的古代诗文。我时常在典籍中，看到了七叶一枝花更为清晰的面容：此花乃多年生草本。一茎独上，常带红紫色，根状茎粗厚，密生多数环节与须根。叶似芍药，轮生，凡三层，每层七叶。4~7月开花，花单朵顶生，具长花梗，内轮花被片线形，外轮花被片5~6，叶状，绿色；花两性。8~11月结果，蒴果，3~6瓣裂开，种子具鲜红色种皮。根若苍术，外紫中白。根状茎药用，味、性大苦，治湿热瘴症、下痢。

七叶一枝花在各地叫法不一，但因为叶片数的缘故，大多不脱一个“七”字，诸如：螺丝七、海螺七、灯台七、土三七、七叶莲，不一而足。其实，这个“七”只是个约数，不同的植株，茎上轮生的叶片，是有差异的，从4片到14片都有，7片居多，便成了她的符码。七叶一枝花另有两个名字，脱略了她这形态：草河车、蚤休。草河车是中药名，躺在药柜的药斗里，是她的根茎，并非她的全身。蚤休之名不可解，跳蚤休息了？跟花草有什么关系呢？然而诗人却喜欢这个匪夷所思的名字。宋代有个叫楼阴的诗人，其《书葛氏诗卷》有一联“末年六十蚤休官，海角投闲尽自安”。另一位也是宋代的诗人叫孔平仲，用草药之名赋得一诗，颈联为“欲蚤休陈事，须甘遂陆沈”。而明代金幼孜《岁暮祀太庙宿翰林奉简胡杨二学士·其二》的头两句，是“吏散蚤休衙，斋居夜不哗”。其中的“蚤休”是早早休息的意思，跟花草风马牛不相及。

重楼是百合科的一个属名，七叶一枝花位列该属。而它的学名为Paris polyphylla。七叶一枝花的株型别具一格，花很美很奇特，引无数植物爱好者尽折腰，许多人拿来盆栽，但是成功的极少，养花高手也许能营造出适宜的温度、湿度、酸碱度，然而海拔高度呢？难矣哉。大前年清明时节，陪一位友人去霍山，次日回城，主人设宴饯行。我因不胜酒力，便遛到外面凉快。朦胧灯火下，有两个年轻人在买一盆花。一人问我可认识这花，我说不认得。另一人说：难怪，你们这些人怎认得山中奇葩！我跟他俩开玩笑说：认得就白送？那两位相顾一笑，说：行！我慢吞吞地把七叶一枝花的名字，土的、俗的、今的、古的、洋的，挨排说了一遍。他俩笑了，带着诧异，我也笑了，自是会心。

少年春天

■ 安徽黄山 崔志强

人，远远近近地在我们周围起落。

我们开始制作风筝了。春风荡起，我们飞翔的梦也萌动。材料就地取材，竹棍、铁丝、塑料纸，线就“偷”割父亲的鱼线或者母亲做鞋的水麻线。农村的天地广阔，我们可尽情奔跑，择在桥上、高坡或土岗，猛然冲下，风筝摇摇摆摆，竟也扶摇上天，在空中和鸟和白云同游，有的则是三摇四摆一头栽在地上，如折翅的鸟，但我们不气馁，一遍遍地试着把它们重新送上天，有的竟也复飞成功，有的虽然自此折戟，但我们也兴奋，奔跑中童年的欢乐同笑声一道释放。当一只风筝如愿上天，我们几颗小脑袋会挤在一块观看，宛如观看共同的飞翔梦涂抹在天空。

钓鱼也是春天的乐事。竹竿、大头针弯成的钓钩、泡沫充当的鱼浮，钓竿简单快乐却丰富，就在门前的河畔、溪岸或者村后的哪个野水潭席地而坐。那时村里有的是这种水体。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，宛如小钓翁似的。那时鱼也特多，鱼获总是令人欣喜，晚上就是鱼肉飘香。钓鱼让我们如听话的学生样坐在岸畔，眼盯着浮漂，一有风吹草动，立马神经绷紧，直到鱼浮猛地下沉或上浮我们起竿，才神经松弛。绿水青山，无尽春色，和垂钓的我们一道组成了春天的一幅画。

少年的春天还没走完！

少年春天是一幅画，一幅永不褪色的画，悬挂在记忆里。春天来了，柳树轻扶春风，树叶如小鸟黄黄的小嘴鸣叫在春风里，我们也如放出笼子的小鸟扑腾在春光里。

田野里，我们挽着篮子剜野菜，荠菜、马齿苋、地木耳、车前草……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，如星星样点缀在大地上，也星星样点亮我们的心情和眼睛，我们高兴把它们携回家，也将春天的气息和问候带回家。我们边剜野菜边叽叽喳喳，像春天的鸟撒在田野里。剜好野菜我们还不急着回家，在田野里追逐、打闹，将春天的心情尽情释放；做游戏，丢手绢、躲猫猫，或者摘花，女孩子簪在发上，让自己也成为一朵花，男孩子则带回家，让家里也充满花的呼吸和芳香。晚上家里餐桌上野菜的清香会让大家胃口大开，感受春天的馈赠，也感受大自然的美妙。有时拿野菜做馅，那份馥香至今让我吞咽口水。

大人开始耕田蒔秧了，虽然我们帮不上什么忙，但送饭送水还是可以的，甚至可以帮他们抛秧。嫩嫩的秧苗束成一把把，我们也倾身抛撒，助微薄之力。顺便我们还可观赏春天的风景，这时田野的各种野花开了，鸟儿出来了，它们宛如春天不变的歌手，争相献唱献舞，那种天鹅样的细长腿的白鸟是一种独特风景，仙女样袅袅舞在空中，有些鸟宛如我们的玩伴，一点不惧